

民国

薛源 著

大总统

MINGUO



DAZONGTONG



新疆人民出版社



民国大总统

薛 源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大总统/薛源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12

ISBN 7 - 228 - 09139 - 6

I . 民... II . 薛... III .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 I 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2188 号

民国大总统

薛 源 著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25887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7.7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 - 228 - 09139 - 6 定价:26.00 元

目 录

一	响巨雷俄巡捕震惊	机关破三斗士洒血	1
二	拨迷雾熊秉坤首义	受胁迫黎元洪革命	5
三	皇太后眷心宠内宦	求觐见急煞摄政王	15
四	张兰德奉召见庆王	老奕匡定计赚太后	21
五	摄政王受逼心生悲	豆萁煎违心用世凯	28
六	伪装避祸暗藏杀机	庆王用计再助尉亭	35
七	议朝政二请袁世凯	洹水边午楼激渔翁	43
八	赴信阳首战传捷报	国民军失败退汉阳	50
九	黎元洪马场委司令	袁钦差遣使谈和议	58
十	寡不敌众汉阳失守	袁世凯得胜谋内阁	65
十一	袁世凯失算中宦计	逼助军激怒众王公	74
十二	摄政王惧兵诏罪已	袁世凯入阁二议和	84
十三	汪兆铭失节贼作父	朱尔典受托做调停	92
十四	本末倒置恶奴得道	摄政王失势退藩邸	98
十五	伍文卓武昌献良计	革命军组联合政府	111

十 六	南北方上海开和局	顾全局孙中山让位	118
十 七	施阴谋逼皇族助军	遭忌恨遇炸弹丧胆	132
十 八	内外勾结再吓隆裕	臣仆联手逼帝退位	141
十 九	立誓言赞共和实假	吓南使保专制为真	154
二 十	背叛共和原形凸现	欲盖弥彰再欺孙文	163
二十一	争民权钝初遭暗算	发怨言赵秉钧殒命	173
二十二	再革命孙文固己意	下湖口李烈钧当先	181
二十三	受指使梁士诒结党	行专制克定请菊人	188
二十四	背共和行帝制遮掩	急继位袁克定暗行	197
二十五	帝制复百官同朝贺	行封赏武义王拒受	207
二十六	反帝制两元首分歧	遵命令在上海起义	213
二十七	结红颜不忘革命业	命孝准进京策蔡锷	227
二十八	绝后患追杀革命党	护国军反袁攻四川	235
二十九	民反家乱世凯罹病	造民意闹洪宪完命	242
三 十	段祺瑞迎总统违心	反控制府院闹纷争	252
三十一	错主意邀张勋调解	藏祸心辫子兵复辟	263
三十二	讨逆军发威帝丧胆	段祺瑞失算结新怨	276
三十三	悼黄兴孙中山献祭	护约法组广州政府	288
三十四	受排挤孙文发义愤	维政权炮轰督军府	297
三十五	防南方北洋集众意	暗主和府院隙又起	307
三十六	排总统组成安福系	徐世昌捡得金嫁衣	320
三十七	战胜国难得胜利果	顾维钧挺身振国威	329
三十八	爱国日爆发爱国情	明心志屈武头碰墙	338

三十九	吴佩孚主和遭忌恨	孙大帅被挤离广州	346
四十	闹易督徐树铮受挫	护部属段祺瑞反目	357
四十一	直皖战巧计袭团河	皖系兵败在琉璃河	364
四十二	回广州孙文失执信	筹北伐竟存露迹	375
四十三	叛孙文炯明下毒手	再失利又回上海居	387
四十四	徇私愤子玉欲动武	逞刚强奉系敗回家	401
四十五	孙中山路遇共产党	回广州重组军政府	408
四十六	直系发难东海下野	宋卿受骗二任总统	422
四十七	总统位难理总统事	临高位反受属下欺	435
四十八	攫高位曹仲珊贿选	敛民财老百姓遭殃	445
四十九	敌反朴军政府遇险	纳建议国民党改组	453
五十	反叛逆军饷乏失败	发动民众广州解危	465
五十一	截关余惹恼英政府	办军校蒋介石遂心	475
五十二	受英唆陈廉伯叛乱	进政府中正遇女郎	485
五十三	受威胁孙中山退让	平商团蒋介石展才	494
五十四	结同盟张作霖发兵	主正义冯玉祥政变	502
五十五	国中国皇帝仍作威	反封建驱溥仪出宫	512
五十六	吴佩孚兵败难求援	走麦城胆颤心又寒	519
五十七	排众意率随员北上	会雨亭孙文受冷遇	530
五十八	勤操劳孙文染重病	背信义中山斥芝泉	542
五十九	解病危众亲友入京	立遗嘱励继续革命	549
六十	万民痛悼革命领袖	信讹言吓坏段执政	557

一 响巨雷俄巡捕震惊 机关破三斗士洒血

“轰”的一声闷响，震得正在俄租界巡逻的俄巡长乔奇申柯耳膜发麻。他立住脚向响处望去，见一股黑烟由宝善里腾起，冉冉升向天空，他率巡捕向事发地跑去。来至事发地，见一扇大门紧闭，院内仍有青烟袅袅。火药味浓重，忙踹门进去，见室内正弥漫着黑烟，院子里空无一人。乔奇申柯进了屋，见屋内十分凌乱，屋中间放一铜盆，盆内余火未熄，盆旁边放着一堆弹壳。乔奇申柯拿起弹壳看了眼道：“他们在做炸弹，快搜查！”几个巡捕忙在屋内翻腾起来。突然，一个巡捕叫道：“革命党，这里有革命党！”几个巡捕闻声齐围拢来，见一个柜子里放有革命党的旗帜、文件、文告，还有革命党的名册。乔奇申柯道：“收起来，交给督署。”随手拿起文件看了一眼，也没看出什么名堂，道：“再搜索，看有没有革命党。”几个巡捕犄角旮旯全搜遍，也没搜出革命党。乔奇申柯道：“扩大搜索。”几个巡捕来到隔壁，见几个人正在议论什么。乔奇申柯向前问：“刚才隔壁是什么响声？”一个男人道：“我们也不知道，只听一声响，出来看时，见隔壁院内腾起一股黑烟，别的什么也没看到。”乔奇申柯又问：“他们都干些什么？”男人道：“他们平时大门紧闭，不知在干什么。”乔奇申柯见问不出什么，正要离去，见门外闯进一个青年人，十五六岁，神色慌张，见到俄巡捕，回头就跑。一个巡捕紧追几步，将其捕获，送到乔奇申柯面前，乔奇申柯问了几句，青

年人答得语无伦次。乔奇申柯近其身细闻，青年人身上火药味尚存，命道：“统统带回巡捕房。”将院内原有的人全部带走。

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革命党机关总部，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龚震初、彭楚藩、邓玉麟、陈宏浩正在商议起义之事。刘复基道：“最近外边风声很紧，风闻武昌新军准备调往四川，我革命党人多为新军，若新军调走，革命之举前功尽弃，应立即举义。”蒋翊武道：“此情我亦知，但湖南焦达峰来函，要求缓举，因他们还未准备就绪。”此时，楼下传来敲门声。刘复基高声问：“谁？”楼下答：“我！邢伯谦。”刘复基开门让邢伯谦进来。邢伯谦是革命党联络员，邢伯谦道：“不好了，宝善里出事了。”龚震初问：“出何事？”邢伯谦道：“宝善里举义指挥部被俄巡捕破坏。”室内人闻言皆大惊失色。蒋翊武问：“是否有同志被捕？”邢伯谦道：“幸好参谋长受伤住院，只搜走举义之旗帜、文件，还有举义党人名册。此外，刘公之弟刘同亦被捕去。”蒋翊武沉思不语。彭楚藩道：“刘同年少，恐难耐受酷刑，组织必被暴露。”刘复基道：“事已至此，与其坐而待捕，不如立即举义，成败亦在所不计。”蒋翊武道：“举义之事尚无完备，党生去同盟会总部请求派员未归，若事一发，其后主大局无人，恐后果难料。”邓玉麟道：“宝善里为我党举义总指挥部，文件名册被俄巡捕搜去，若不及时举义，恐督署得此，必按名册捕杀，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蒋翊武犹豫道：“我怕仓促举义难会成功。”刘复基速取一筐道：“何为仓促，我们已筹备许久矣！”遂由筐中取出预先绘制的地图与方略道：“这些均已完备，此时不动还待何时？”蒋翊武道：“既二君力主动手，我亦无异议，不知彭君几位意下如何？”彭楚藩、龚震初几位道：“事已至此，我们亦同意立即举义，请伯魁君立即下令，我们惟命是从。”蒋翊武，字伯魁，原为文学社社长，被推举为此次举义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孙武受伤住院，主事者只蒋翊武一人也。蒋翊武道：“既诸君皆主立即举义，我也同意，须将原方略改动如下：（一）举义时间定为今晚十二点。

(二)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各队闻炮声立即行动。行动时革命党人以白布缠左臂为记。(三)凡马、步、炮、工各军以下列命令进攻;甲、工程八营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为目的。乙、二十九标二营由保安门向伪督署分前后进攻。一营前队出中和门迎接炮队,左队防守中和门,右队防守中湘门,后队助工程营占领楚望台。丙、三十标扑灭旗兵后,即向各要地分兵驻守。丁、三十标留守分驻各城门。戊、四十一标进攻伪藩署、保安、善后、官钱、电报各局。

蒋翊武下令毕,命邓玉麟带人下达命令,其余人在机关待命。待至晚十点,楼下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室内之人皆惊。蒋翊武高声问:“干什么的?”来人答:“找你们老爷。”蒋翊武知有变,对诸人道:“快速躲避。”刘复基抄起一炸弹道:“诸君快躲避,我去对付他们。”说完下楼,未及门口,一群宪兵破门而入,刘复基知不妙,速将炸弹向宪兵掷去,因慌乱,炸弹出手不远触梯而爆,刘复基受伤倒地,宪兵们一拥而上,将刘复基捕获。其余见状皆翻窗跳上一民房,民房因年久失修难负重载立时坍塌,革命党人不知后面也早已有宪兵等候,等候在那里的宪兵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等醒来为抢头功,都一窝蜂似的拥入坍塌的室内抓人。蒋翊武因让同志们先逃自己脚还没迈出窗户,屋已坍塌,他趁外面混乱之机,跳下残壁,向左遁入黑影中。

总督瑞徵得报,召来湖北督练公所总办铁忠、武昌知府陈树平道:“近日武昌风紧,革命党欲在武昌滋事,经本督细察,已捕获革命党几十人,为除恶净尽,必速审讯。此任交你们二人,可由二位做主,对革命党只要有点供词,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不必问我。”

二人领命,即在督署设公堂,会审革命党。先提审者为革命党彭楚藩。彭楚藩走上堂来立而不跪,铁忠见彭楚藩穿宪兵服戏问:“堂下之人是否抓错?”彭楚藩道:“没错!”陈树平厉声喝道:“没错为何不跪?”彭楚藩道:“你好大的狗脸,我岂能跪你!”铁忠闻言怒道:“大胆!公堂之上竟敢无理!”彭楚藩道:“我上跪父母,下跪百

姓，岂能跪满洲奴才！”铁忠气得嘴唇发抖，道：“我大清天朝上顺天意，下惠百姓，何可辱骂？”彭楚藩道：“呸！不知羞耻为何也！自满夷入关，残害无辜百姓，近年来，又屈服外强，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我大好河山葬送满奴之手，四万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无不痛心疾首，恨满奴入骨……”铁忠不待彭楚藩说完吼道：“推出立斩！”彭楚藩被推了出去，铁忠仍余气未息，叫道：“第二个！”第二个乃刘复基。刘复基走上堂道：“不必多问，要杀便杀！”铁忠知问亦无用，便命道：“斩！下一个！”第三个乃杨洪胜。杨洪胜是送弹途中被捕，捕时经过搏斗，故伤痕累累，铁忠知难有口供，即道：“斩！”遂将三人推至督署门前斩首。

后人有诗赞曰：“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颅报先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呜呼！三烈士兮，民族之光。永享俎豆于千秋兮，与江山而俱长！”

二 拨迷雾熊秉坤首义 受胁迫黎元洪革命

工程营总代表熊秉坤，字载乾，原为营护目，后参加革命党，得总司令命令，速命全营各代表准备十二时起义，待至十二时，未闻炮声，知道有变，天明，便派李泽田去打探消息，中午方回。二人至僻静处，熊秉坤问：“情况如何？”李泽田道：“城里到处戒严，不让通行，吾等清兵更难通行，我只从百姓那里得些消息，说官府侦破了谋反机关，抓了很多人，还听说，有人看到杀害革命党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之告示，说今天还要按名册捕人。”听完李泽田汇报，熊秉坤知事情危急道：“你通知各代表，午饭时聚会。”

午饭时，工程营各代表聚集一起。熊秉坤谈了举义面临的情况，各代表皆惊，都不敢言，熊秉坤道：“吾辈名册已搜去，按名册捕拿，将及吾辈也，吾辈不能再等总部命令，吾辈应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为模范，献身革命，今一言为汝等决之，如坐而待其捕杀，不如奋起一击，即所谓反也死，不反亦死，吾辈要死亦重于泰山矣！况以死里求生未必不能一举成功，遂吾辈平素革命之大愿矣！”前队代表徐少斌起曰：“熊代表所言斌极赞成，革命事业原属冒险牺牲之事，不冒险牺牲，就不成功，时至今日，无论胜败，吾辈也要干，纵不成功，也未必个个都杀头。”诸位听了二人之言皆沉默不语，一会儿，代表吕功超道：“各营皆无动静，我们是否听听风声再说。”代表金兆龙接道：“我们是防守军械库的，应首先举义，不然，

若各营举义后得不到弹药补充，就会影响成功，我们营必先行动。”熊秉坤接道：“金代表言之有理，我们不能等到别的营先起事，我们营应先动才不至于误事，诸位可有异议？”在座之人皆无语，熊秉坤道：“若无异议我们定为晚七时举义，届时各人白布缠左臂，听我枪声为号，请诸位回去准备。”

金兆龙回到队里着手准备，先查验子弹，后擦拭枪支，忙至六时将毕，被排长陶启胜看见问：“此时何以擦枪？”金兆龙答：“以防不测。”陶启胜道：“不对吧。我风闻有人要造反。”金兆龙闻言惊道：“造反就造反。”陶启胜欲立首功，上前执其手道：“走，去见长官。”金兆龙急，欲挣脱不得脱喊道：“同志们，此时不动还待何时？”另一代表程炳贤听得呼声，急来解围，抄起枪托向陶启胜头部砸下去，陶启胜顿时血流如注，撒手外逃，喊：“造反了，造反了！”迎面碰上前来检查准备工作之熊秉坤，熊秉坤知事已泄露，举手连发两枪，将陶启胜击毙。听到枪声，全营大乱，营长阮荣发、队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见营内大乱，知真有人造反，便喊道：“此事做不得，要抄家灭族哩，赶快觉悟，各回本棚，本管带决不咎既往，不要胡闹乱为，受革命党之骗，革命党昨日走远，叫你们送死。”熊秉坤见三人阻止，怕军心动摇，速向三人连击数枪，即命号兵吹号集合曰：“同志们，同胞们！我们皆为汉人，受满洲欺凌二百余年，满洲政府腐败，丧权辱国，割让土地，使我同胞受双重压迫，家乡父老苦不堪言，要想过好日子，必须推覆此卖国腐败之政府，同胞们，不革命就没出路，走！同我去占军械库。”熊秉坤带工程营的同志来至军械库，见那里已被革命党占领，两军会合一处，方知领军械库者乃罗炳顺、马荣也！熊秉坤道：“你们留守军械库，吾等去攻督署衙门。”刚要出发，见又来一批白布缠臂之革命党，李泽田速去联络。见带头人是塘角辎重队总代表李鹏举，李鹏举，字选皋，来到熊秉坤面前道：“载乾君，这把火是烧起来了，下步该如何走我可心中无底，你看咋办？”熊秉坤道：“这还用问？当

然是攻督署衙门，活捉瑞徵，然后进攻京城，再捉宣统。”李鹏举道：“你看这几百号人乱哄哄的，一味蛮干，能取胜吗？”熊秉坤道：“选皋君不可乱语以免动摇军心。”李鹏举道：“不是我愿动摇军心，是实情也！作战要有谋略，一味蛮干难以取胜。”熊秉坤道：“以君之见如何是好？”李鹏举遂推出一人道：“此人名吴兆麟，原为二十九标一哨长，曾就读于军事学校，足智多谋，素有名声，我们不如推他为总指挥如何？”熊秉坤视之，见此人二十多岁，精明强干，对此人名声略有闻，心已默许，问：“兄可愿担此重任？”吴兆麟，字畏三，素同情革命党，闻言，心喜曰：“只要弟兄们信赖，兆麟愿效命，弟兄们可愿从命？”熊秉坤、李鹏举曰：“善，愿意从命。”吴兆麟道：“既诸君皆愿从命，军队必有约法，令必行，禁必止，否则军法从事，弟兄们可愿效命？”众皆呼：“愿领总指挥令！”吴兆麟见士气高涨，满心欢喜道：“各队队官、排长前来听命！”各队队官排长遂来到吴兆麟面前，吴兆麟命道：“伍正林、黄明功带本队分两路向督署攻击，蔡济民率本队为后援，金兆龙、马明熙、方维带兵出城迎接炮队。”各人得令即分头行动。伍正林、黄明功遵命向督署前后门攻击前进，两人率部经过旗兵防地，竟无一阻拦，直至署衙，才遇敌兵火力。清军统制张彪集优势兵力于督署，在督署外部部署了第一道防线，伍正林、黄明功率部围攻久战不下，后蔡济民援军至，合攻，清兵退入督署。伍正林遂率部攻前门，黄明功率部攻后门。清军统制张彪自闻工程营兵变，一面制止内部免于响应，一面调派可靠军队会剿，惟各标营管带深恐祸及，纷纷躲避，张彪无奈，只得调集两队武装消防队充作兵力，命军需官将最好的武器调集督署作最后的抵抗，以待援军。前门之伍正林连续攻击皆被击退。且兵士伤亡惨重，性急曰：“再次攻击，若攻不下督署，吾誓不为人。”遂率部向督署冲去，未近督署，一排机枪子弹射来，民军纷纷倒地，伍正林见此大悲曰：“吾何以回报总指挥？”遂拔枪向头部射击，一护兵速去夺枪，只听砰一声，一颗子弹向空中飞去，几人见状

忙来劝慰：“攻督署不下，不惟长官指挥不力，实督署火力强，民军无重武器，不如待炮队进城共攻督署如何？”伍正林痛不欲生，众人拥伍正林退守津水闸。

黄明功、蔡济民率部攻督署后门，未及督署，即被敌机关枪所扼，且火力甚猛，遂退下，俄顷又攻，又不能进，蔡济民知不能攻下，谓黄明功道：“督署火力强，急切难下，在此硬抗徒费兵力，吾欲去攻官钱局，待拿下官钱局，以资助民军。”黄明功道：“君意甚佳，此地留给我部，继续会攻可也！”蔡济民遂率部而去。黄明功久攻不下，知前门已撤，遂撤至工程营操场架枪休息，此时正好总指挥吴兆麟督战至此，见黄明功立怒责道：“汝奉何命退却？”黄明功立起道：“因督署火力强，民军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故退此待命。”吴兆麟道：“既是难攻，应请援军，为何不报本指挥？”黄明功无语，吴兆麟道：“擅自退兵，即临阵退缩，若不正法，难服后人，执法队，将黄明功就地正法！”执法队速架起黄明功执行。熊秉坤拦阻道：“总指挥，黄明功虽擅自退却，但非为一人，为保民军情有可原，不如暂缓执行，允其戴罪立功如何？”李鹏举亦在侧附曰：“载乾君言之有理，未出师先斩将，易挫锐气，不如命其戴罪立功！”吴兆麟然其言，赦黄明功罪，命熊秉坤带工程营全队翌日攻击督署，由金兆龙、伍正林协助，命黄楚楠带左队攻督署后门。吴兆麟命毕，伍正林起而稟道：“总指挥，督署坚固，且有强火力，无重火力难以攻下，不如待炮队入城共同会攻。”吴兆麟道：“我命金兆龙协助，即是待炮队也！今晚金兆龙迎炮队必归，不误明日攻督署也！”

却说金兆龙、马明熙、方维由楚望台直奔炮队，来至炮队，党代表徐万年、孟发臣出来迎住道：“诸君来得正好，举义总指挥部已派人来此，因时间逾期未敢动，正主意不定，诸君来可共同举义。”说着迎入室内，给总指挥部传令人引见，原来传令人乃邓玉麟、李作栋也！因清兵各处戒严延误了期限不敢行动。听到城内枪响不知何因，几人正自商议，遇金兆龙诸位到，邓玉麟道：“诸君由城里

来，不知城内情况如何？”金兆龙道：“昨晚我们工程营由代表熊秉坤带领首先举义，后各军响应，大都举义，只督署一处尚有瑞徵、张彪盘踞，总指挥令吾等来迎炮队会攻督署，诸君应速行动。”言讫，几人甚喜，遂宣布举义，带炮队入城。

金兆龙诸人带炮队行至中和门，守门者已逃无踪影，门上却挂着两三斤重铁锁，炮队急切不得入城，金兆龙、邓玉麟、徐万年、孟发臣几人围在城门口急得团团转。邓玉麟道：“国民军急等炮队入城，这里却不得入，这可如何是好？”金兆龙道：“不如吾等合力撞门。”言毕，门下聚集十几人一齐用力向门撞去，撞了几下，大城门却纹丝不动，金兆龙火起，上前一把抓住大铁锁，叫声：“开吧！”只听“砰”的一声，大铁锁果然拧开，在场之人皆惊得目瞪口呆。邓玉麟失口道：“真神力也！”金兆龙道：“别愣神，快入城。”炮队络绎不绝入城，金兆龙向总指挥吴兆麟交割复命，吴兆麟道：“你速去配合载乾君攻击督署，天明前定要攻下。”金兆龙领命而去。吴兆麟又命孟发臣将两门炮架在中和门城楼上，配合熊秉坤攻击督署。

熊秉坤率部来到督署，命黄楚楠带左队攻督署后门，自己率部攻督署前门，部署毕，熊秉坤命发动攻击，金兆龙、伍正林带队向督署攻去，督署乃清军最后据点，墙高丈余，且很坚固，瑞徵、张彪又配备了雄厚兵力，金兆龙、伍正林未及督署，早被清军机关枪扼住去路。无奈只好退回，熊秉坤速请求炮队支援。此时已经入夜，且国民军攻击前又切断了电源，全城一片漆黑，炮队发了多炮未中目标，熊秉坤急道：速命人找煤油在督署前后门点火，为炮队指明方向。金兆龙闻言速命王世龙、纪鸿钧去督署前后门放火。王世龙提桶煤油来到督署后门，绕了几个来回靠不近督署，急得满头是汗。正无计可施，见离督署不远处有一杂货铺，王世龙遂急中生计，来到杂货铺对店主说：“为了赶走满奴，请借铺一用，待革命胜利定赔偿。”言毕，不由分说将煤油洒在货上，放了一把火，顿时火

光冲天，照出了督署轮廓，只听“轰”的一声，炮弹在督署院内开花，清军顿时陷入混乱。接连又是几颗炮弹在督署院内爆炸，压住了清军火力。此时，熊秉坤组织的敢死队向督署冲去。速靠近了督署，沿墙根爬行前进，行至机枪阵地，突然跳起，掀翻了机枪。后续部队猛冲上来，就在此时，张彪带一支清军由督署冲出，将国民军拦腰切断，情况十分危急，指挥员熊秉坤情急生智，高喊：前边的弟兄反包围！这下提醒了冲在前面的金兆龙，金兆龙率国民军回头冲来，清军大乱，负责督署前门放火的纪鸿钧一直没有机会，此时趁混乱之机跳入督署门房，洒上煤油，顷刻督署燃成一片火海，张彪见状，猛向燃火处放了一阵排机，然后仓皇逃走，未及逃走的清兵都向国民军投降。熊秉坤率国民军进入督署搜索，署内却空无一人，只在后墙上发现一个洞，国民军知瑞徵、张彪是凿洞而逃的，遂扑灭了督署大火。

国民军攻占了督署，省城大小官员走避一空。二十日，国民军大小军官齐集咨议局，商议未来之事。吴兆麟道：“吾辈虽举义成功，但只武昌一地，据悉，瑞徵、张彪尚在刘家庙舰上，伺机反扑，吾辈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速聚集兵力，以防清军来犯。”熊秉坤道：“只聚集兵力还不够，武昌各级官员已避散，理政务无人，吾辈应速成立政府，来治理武昌军务政务。”吴兆麟道：“武昌确需组成政府以统一协调各方事务，但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政府，不知何人可充当此任？”李鹏举道：“畏三君是此次举义的总指挥。举义成功功不可没，我看畏三君可任政府都督。”吴兆麟速谦说：“不可，不可，论功应首推载乾君，载乾君乃首义之人，若不是载乾君我尚在迷途也！”熊秉坤道：“秉坤职卑言微，何当此任，应由党中要人充任才好。”邓玉麟接道：“因革命党的机关被破坏，主要负责人皆躲避，觉生君去总部请人未回，武昌又万事千端急需主事之人，吾辈又皆疏于政务，无力治理，原咨议长汤化龙人还明智，不如请他出来执政。”李翊东道：“不可，吾辈革命就是要推翻满清，打倒一切官僚，